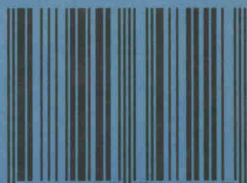


封面画 陈跃平
封面设计 卢清
责任编辑 林正让



ISBN 7-80534-822-7



ISBN7-80534-822-7/1 • 717

9 787805 348223 >

晓月摇情

俞元桂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晓 月 摇 情

俞 元 桂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闽北日报印刷厂印刷

厂址:南平市八一路 136 号 邮编:35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5印张 2插页 140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34—822—7

I·717 定价: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情系长安山.....	(1)
退休.....	(4)
书斋谈片.....	(8)
龙眼树	(12)
热浪	(15)
地摊	(18)
老人理发	(21)
忆启人师	(24)
忆叔夏师	(27)
家乡风味同窗情	(31)
被迫读书记	(34)
宾馆里的会见松	(37)
一瞥秦淮	(40)
西郊掠影	(43)
再造山城	(46)
重游玉华洞	(50)

沉醉泛金湖	(53)
永定圆形土楼	(57)
永定土楼印象记	(60)
天妃故里新姿	(64)
闽北情	(68)
路总会愈走愈明	(71)
征婚闲话	(74)
生活水平小议	(77)
娱乐文化漫谈	(80)
畅销书小侃	(82)
有益与有趣	(84)
贺年片与挂历	(86)
文化景观	(89)
转化传统智慧	(93)
含晒对西风	(97)
俗文化的魅力	(100)
导向与协调	(104)
四十年粉笔生涯	(108)
盛暑话教育	(112)
十四组	(116)
14 组	(118)
《易学宗师黄寿祺纪念集》序	(120)
《滴水轩文存》序	(123)

《成语韵读 800 句》序·····	(126)
《书法创作论》序·····	(128)
《台湾社会与文化》序·····	(132)
《现代散文史论》序·····	(135)
《朱自清的艺术世界》序·····	(140)
《现代作家与闽中乡土》序·····	(144)
《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序·····	(147)
《论评、赏析、杂弹》序·····	(150)
《海洋文学名作选读》序·····	(154)
《中国现代散文精粹类编》序·····	(157)
《现代散文精品系列》序·····	(165)
《中国女作家散文选萃》序·····	(171)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散文百家》序·····	(176)
《八闽旅游诗文集》序·····	(180)
《林荫路上》跋·····	(183)
《蓝波集》序·····	(185)
《这一方热土》序·····	(188)
榕城文学老人的三部曲	
——《两岸故人集》代序·····	(190)
甘苦两心知	
——读《金婚岁月》·····	(195)
打赤脚上路	
——陈章汉《人生的履痕》读后·····	(198)
后记·····	(202)

情系长安山

长安山，楼宇连云，林荫夹道，这福州南郊原来的荒凉丛葬之区，经 40 年的营建，已矗立起一座规模完备的学府了。福州本是我省高校的密集地，这所福建师范大学，就是前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部分的福建学院、省研究院合并而来的，再追溯到全闽大学堂，校名不同，弦歌相续，已经历了 85 个春秋。

我年轻时进协和大学读书，后来在母校执教，至今恰好半个世纪。在欢祝校庆的日子里，真是往事如烟，万端思绪。50 年不算短，却只换三个地方：邵武、福州魁岐和长安山，樵川的竹筏，闽江的风帆，载去我的青春岁月，长安山的土地当会感觉我的脚步从矫健变到蹒跚。教师生活本来是一池春水，有时却风乍起，甚至风雷激荡，但终有个美好的晚晴。满目芬芳桃李，使我有人生易老而春光不老的快慰。

长安山的路我走过千万遍，从山下田塍到山坡的黄泥小径，从三合土大路到石砌的台阶，现在则稳步在宽阔平坦的盘山大道上了。路并不笔直，有些弯弯曲曲，但已十分通畅。长

安山的楼房馆所我去过千百次，它分布在斜长的山间坡地，布局似欠章法，但也因地制宜，各得其所。地势的局限，设计师难以施展他们的才华。回忆，我脑际浮现了一任又一任的学校领导人，温雅的，严肃的，沉着的，豪放的，平易的，性格不同，可他们心中都有一片豪情，一番计划，一套办法。还有许许多多师长，学养深厚，著作等身，教学认真，我校曾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只是师范院校似乎带有先天的局限，需要更为艰苦的奋斗。创业的艰辛，过来人与后来人会永远铭记。

我参加过平整山上坟地的建校劳动，当时各系分散在仓前山的几所教会中学原址上课，师生们按计划轮班在长安山挥锄挑土，在坟山上清理出基建的场地来。我参加过种树活动，挖坑，栽苗，浇水。我锄过运动场和学生宿舍近旁的蔓草，我清扫过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的卫生，这花木扶疏的校园泥土中，有我淌下的汗水。我曾经为教学而忙碌，一星期三门十二节新课程，图书馆、课堂、书房，三点成线，还得学习，下乡下厂，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后来情况有一些曲折，许多变化，学校配备一个学术梯队，让我在科学研究上耕耘。我的贡献有限，去日苦多，有幸的是我并没有消磨对专业的忠诚，只是虚度了不少光阴，内心有些遗憾。

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不用说它的前身的那些学府，出了许多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作家、教授、学部委员，为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就是长安山这个摇篮，也培育了数以万计的各级学校的中坚力量，出现了不少社会的栋梁之材。我们不敢说桃李遍天下，说是桃李遍八闽，可以当之无愧。长安山吞吐着一批又一批的青

年人，经历过苦干的 50 年代，斗争的 60 年代，批判的 70 年代，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如今以更为坚定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明确目标作 90 年代的进军。

长安山的学府在发展着，周围环境也大非昔比，它不再是葱翠的菜园和疏落的农舍了。单位、工厂的楼房鳞次栉比，农贸市场人流如潮，饮食店、水果摊林立，咖啡厅、发廊也应运而生，商品经济之风在吹拂着，这个原来空旷的市郊也在隐隐地伴奏着时代的曲调。校园里学生们的思想不能不有所波动，他们心灵深处对理想将作何种追求，对科技进步将抱何种态度，对国家的前途将作何等奉献，在今后的伟大进军中将一一面临考验。我高兴地看到近年我们国家对年青一代有着一系列教育措施，长安山，这个高师学府的师生们，定能满怀信心地面对 21 世纪的挑战。

1991 年 10 月

退 休

人为万物之灵，然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老当益壮，只是一种激励，不能当真。退休，给辛苦大半生的人以较为休闲的余年，是顺天理而合人情的制度。当然，有的人身体还好，不太情愿。也不是单纯的不服老，工资少了，资金没了，办事不方便了，这是明白摆着的事实。现在好了，可以经营经济实体，有条件的大可一展鸿图。

我身体不好，前几年就盘算着退休。奇怪的，退休证一办，心上却别有滋味。从前有本小说书名《脱离轨道的星球》，心里仿佛就有这个感觉。我不是怕人走茶凉，门庭冷落，当教师的坐惯冷板凳。何况，师生感情与利害无关，不至于因退休而走味。只是看到办理手续的表格上，有交还校徽和工作证一类规定，觉得很不舒服。难道校方有人还担心我们利用它招摇撞骗？教了几十年的书，留作纪念还不行，似乎缺少人情味。我就不缴，看你们还能把我怎样。听说退还的人不多，反正规定归规定，办不办是另一回事，没人认真去管，可以不必介意。

退休，真是人生道路上一块记程碑，难免回顾一番，算一

算帐。从 30 岁到 60 岁，我在学校里过着颇具戏剧性的生活，有时风平浪静，几净窗明，有时却是雨骤风狂，头昏脑胀，好在前十年，退休制度留给我 10 年时间，感谢这难得的 10 年，让病树也得以结出一点果实。人类发展要靠血统的延续，生儿育女；学术发展要靠道统的延续，培养学生。我在 50 年代初就带了几个助教，到了反右，他们成为我的当然批斗者，半途而废。六十年代初，我带了更多助教，文革中悲剧重演一次。我发誓不带助教了，坚持了好多年。到了 80 年初，情势有了改变，我接受学校配给我的助手，组建了学术梯队，还培养了研究生。这时，我已年过花甲，与他们一起编著了几本书，总算在学术史上留下足迹。我做了多年的行政工作，这些事转眼成空；我教过众多的学生，只能在他们的心上留下印象；惟有书面的东西才能传世，这给我很大的安慰。否则，我真愧对先祖于地下。有了继承人，我希望我所从事的学术事业能够发展下去。

就经济方面来说，我在大学读书时，就非常羡慕教授的生活。他们工作单纯，社会地位高，薪水也很可观。初当讲师，工资就是两百元，按当时价格，可买上等龙眼一千斤。我通过了攻读硕士学位的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遗憾的是，到了我工作时，法币已大贬值，仅可购大米 200 斤。那时龙眼可能还很便宜，可是光吃它过不了日子。到了解放，好日子来了，50 年代中期评工资，又是月薪 200 多元，那是一笔颇高的数目，生活过得不错。只是好景不常，工资额停滞了 30 多年，封了顶，到了前年才调整，连调了四级，对此我已心满意足。虽然按眼下物价，只能购龙眼 80 斤，在同事中已居领先地位，岂可作非份之想。

根据我的经验，当教师的维持一般的生活，可存的款项颇有限，因为人生中还有一些花钱的大事或意外的事要办。对文革，我深恶痛绝，但有一件事要感谢它的，那时我多年只月支30元生活费，平反时发了大笔扣发的工资，可买几间房子。只是我缺乏经济头脑，傻傻的放在银行里，后来对付了儿子的婚事，钱也变小了，可毕竟在银行里有了户头。我这一辈子总结存不到万元，据说现在的万元户只能算困难户，这大概是确切的。不是吗，如果家中子弟出了两个、甚至只要一个中学议价生，那一万元就得和盘托出，多不耐用啊！好在我们的住房水电等费用很低，又有公费医疗，只要不搞运动，不求享受，日子倒是过得颇为适意。50年代，我正当壮年，那时正逢改造大潮，经过了那么许多年，确实取得改造的某些成效。到了80年代，我已进入老年，又逢改革大潮，一字之差，变化巨大，难免有些不太适应的地方。比如当今那么多高级、豪华的事物，同我这个高职称、低储蓄的人的中间距离就相当遥远。不过，我们的经济的确大大地发展了，人际关系也宽松多了，我深知思想必要更新，不过已经退休了，只能当个旁观者。我盼望孙儿将来能够投身商业，改换门庭。

回顾，有称心，有感慨，也有后悔，可生命只有一次，重要的还是珍惜余年。我的学生常常劝我说，你活得太累了，应该很好地安度晚年。我也是这么想：过去忙于教学、开会、挨斗、著述，眼下又忙着生病，这一生实在很难有休闲的机会，应该下决心抛开一切，彻底地歇一歇！可是人坐着，脑子却静不下来。学校里的热门话题是赚钱，这难道是办学的正道？学生们的研究课题，应该如何去促进推动？自己心里的一些感想，要

怎样地把它写出来，种种意念总是萦回脑际。哎，要真正地做到退而休，还需要一番修炼的过程哩！

反躬自问，我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名利观念仍相当浓厚，所谓算帐云云就是证明。我国古贤人多以淡泊明志为人生要旨，我也常以不慕荣利自勉，五六十年代还因名利思想曾受到不少批判。可是，在当代意识中名利似乎又是个好东西：物要名牌，人要知名度，不但要自我表现，还可互相吹嘘，影视报刊，推波助澜。至于利，经济效益是经营准则，就是以教学为主的学校中，创收之声，甚嚣尘上，利之所在，孜孜以求。这类价值观念的转变，是非标准，一时实难掌握。不过我觉得，现在的青壮年，对名利不可不争；中年人也应该争，又不能太争；至于退休者，特别是像我这样“无能为矣”的人，当以清心寡欲为上。这么一想，我当年受过的一些批判，至今倒反有些好处，它仍是一帖有效的冷却剂。

1992年10月

书斋谈片

“书斋”之名太高雅了。我的所谓书斋，其实只居于卧室的前半，摆上书桌、书架和坐椅，便于读书、写作和会客而已。来访者多系我的学生，以教书为业。有年青人，也有双鬓斑白的，有的已荣升爷爷、奶奶了。资格虽老，学生毕竟是学生，谈话可以无拘无束。从前，我们所谈的是专业，多有关文学的课题，近来中心有些偏离，变为过去读书人所不愿多说的钱财之类的事儿了。

上月，我出院回家，时值学校开学，来客除探问病情之外，谈的较多的是学校的收费。有孩子进大学的，惊呼入学缴费竟达八百多元，加上打点行装及路费，要花千把块钱。还说孩子到校不久，又来信告急，说是交了学、杂、膳费之外，还要购买统一规格的体育服装等等，希望迅予接济。有孩子上高中的，考试成绩略差几分，幸而可以自费，不过得缴纳四千九百元，这算是便宜的，某名牌校索价九千八百元，真吓煞人也。奇怪的是不来个整数，降价一两百元，大概是效法商店的标价，听说这里面讲究的是心理学。年青者也有操心的事，儿子进幼稚

园，慕名某校而致跨区的也须赞助千把元。谈论间往往摇头叹息，肩头上好像压着沉重的担子。

这样的高收费，确实前所未有的，而今普遍化了。我想这可能是必然的趋势吧！在改革的大潮中，学校大概得放弃全靠国家投资的老办法，因为事业要大大发展，单一的经济来源是不够的，必须面向市场。这几年，有些学校：或办工厂生产对路产品；或转让技术与企业合作开发；或打开学校围墙，设店投租；或招收自费生；经过几年实践证明这些是可取的开源办法，现在正推而广之。其作用还不止于增加学校经费和教师奖金，更有积极的意义在。观念的改变，可以适应社会培养各种人才的需要，并设置为社会急需的新专业，促进学校人员的分流，从而推动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单就经济效益而言，某些学校为增发教师奖金而发愁，有了扩大招收自费生的措施，老师就喜形于色，可见是得教师之心的。周瑜打黄盖，一个要打，一个愿挨。哪位先生注定扮演黄盖的角色，自必忍痛，一边付出，一边收入，不知收支能否相抵。

给孩子交高额学费，有些教师可以暂免，但副食品的涨价则人人有份，于是工资自然是交谈中最热烈的话题。前几年教师往往自嘲“二百五”，那时副教授的月薪恰好这个数目，这数字是俗语“傻瓜”的代称，听去叫人有些伤心。现在大抵加到“三百三”了，在福州这是大大的好话，十年前订亲，男方送礼大约就是这价钱。福州的“三”与广州的“八”，同样是受人重视和喜爱，比较起来，“生”更要紧，没有“生”，哪来的“发”呢！生固然好，三十三张大团结现在可不大经用，许多人羡慕个体户、涉外单位干部、三资企业工作人员。也有羡慕理发匠的，说

是中下档次的理发店，理一次也得一块五，每天至少可理十位顾客。不过真的要他去拿剃刀，大概是不肯去干的。

我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正在蓬勃发展，靠政府大幅度提高文教事业的投资，自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人们可以理解。怎样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呢？某君的见解颇为精辟，他说，我国发挥了多种经济成份的作用，建设事业就突飞猛进，各个家庭和个人其实都可以采用这个方针。他打个比方，有个家庭，男的在国营，妻在集体，子在涉外单位，女在三资企业，如果再有子弟在海外留学，亲戚在港台经商，这个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就不言而喻了。至于个人，有国家的工资，单位的奖金，可再发挥自己的潜力。有些人早就从事第二职业，如晚上或星期天给中学生补课，鬻字、卖画、刻印、撰文、著书，在游乐场献艺、伴奏，当工厂的技术顾问、技术指导，有门路的，给台港商人当代理人等等，生财之道可多了。此公思路开阔，令人佩服。在报刊影视的介绍中，我们可看到教授杂货店，上街卖馅饼、排地摊等消息，校园新鲜事正层出不穷哩！

面对目前的新景象，我的书斋中就听到教育质量必将下降的悲叹了。来访者大半为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时塑造出来的多是规行矩步的正人君子，乐于过清贫生活，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们不适应当前五光十色、高级豪华的市场经济浪潮，是可想而知的。这些人凭老经验，以为教书就得专心致志，一边教书，一边卖馅饼，怎能把书教好？对此我也颇有同感。不过，我想修正的是：有些生财之道对教学并不妨碍，有些可以两顾，有些则矛盾太大，不能一概而论。或许不久会有既摆地摊发家、又在教学上得奖的人物出现，那就可以打消疑虑了。

稍有年纪的人对下一代似乎总有些放心不下，对眼下社会崇洋、拜金、考虑享受、热衷公关的时尚，往往慨乎言之。但也有思想开明者，他以为按旧标准，这些全要批判，按新标准则未必。他问道：难道洋人的好东西也得一律排斥？难道今天还可不算经济帐？难道非提倡苦行精神不可，那些游乐场、美食厅岂不门可罗雀？难道现在还标榜遗世独立、洁身自好，那谁去跑供销、办交涉？这话也对，绝对化了就是不行。不过作为一种有争议的倾向，作些疏导也是必要的吧！

改革，促使人们观念的更新和工作习惯的变化，我的书斋不时吹进社会上的风。交谈海阔天空，没有谁敢下结论，实在说不准是非曲直。老师是“老”字当头，这就证实了自己可能背时，不能抱住老框框，食古不化呵！社会总是发展的，不适应发展的思想与行当，在一定的时间内总会得到梳理和澄清。屈原抱着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固执念头，他就只好自沉。我赞成渔父的话，“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这就灵活多了。

来访者茶喝了，烟抽了，肚子里的话也说出来了，高兴地告辞，希望我善自保重。可他们话语的余音，似乎仍在我的书斋中缭绕，害得我心情一时难以平静。

1993年1月